朱子語類

五十七之九

孟子

昌平坂學問所

漢書門 類 九四〇八 號 函 架 四八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九四〇八 號 二六八 函 四八 冊 一六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08
冊數 48（ 21）
函號 298 252

廿一

林氏藏書

重鋟朱子語類卷五十七

孟子七

離婁下

舜生於諸馮章

若合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先生曰古人符節多以玉為之如牙璋以起軍旅周禮中有以玉為竹節又有竹符又有英蕩符蕩小節竹令使者謂之蕩節也刻之爲符漢有銅虎符竹使符銅虎以起兵竹使郡守用之凡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以爲信也曲禮曰獻田地者執右契右者取物之券也如

發兵取物徵召皆以右取之也卓。倜同

子産聽鄭國之政章

鄭之虎牢即漢之成皐也虎牢之下即溱洧之水後又名爲氾水關子産以乘輿濟人之所也聞人務德以為孟子之言非是其説以為溱洧之水其深不可以施梁柱其淺不可以渉豈可以濟乘輿蓋溱洧之水底皆是沙故不可以施梁柱但可用舟渡而已李先生以為疑或是偶然橋梁壞故子産用其車以渡人然此類亦何必深考孟子之意但言為政者當務民之宜而不徒以小惠耳 倜〻卓録云或問車輿豈可以渉水曰想有可渉處聞人秀州人

問子産之事以左傳考之類非不知為政者孟子之言姑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而議之耳而夫子亦止以惠人目之又謂其猶衆人之母知食而不知教豈非子産所為終以惠勝歟曰致堂於惠人也論此一段甚詳東坡云有及人之近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説得盡都鄙有章只是行惠人底規模若後世所謂政者便只是惠 必大

中也養不中章

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養者非速使之中使之才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之謂也下以善養人同節

言人之不善章

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恐是孟子因事而言之 人傑

仲尼不為已甚章

仲尼不為已甚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如人合喫八棒只打八棒不可說這人可惡更添一棒稱人之善不可有心於溢美稱人之惡不可溢惡皆不為已甚之事也或上龜山書云徐行後長得堯舜之道不爲已甚知仲尼之心龜山讀之甚喜蓋龜山平日喜說此兩句也 僩

問仲尼不為已甚此言本分之外無所增加爾曰已訓太又問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治亦進亂亦進不羞汙君不辭小官氣象可謂已甚矣而目之曰聖人之清和似頗難會頃之乃曰雖是聖終有過當處又問伯夷不念舊惡求仁得仁似是清中之和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似亦是和中之清曰然凡所謂聖者以其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意若所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皆不為也這便是聖人同處便是無私意處但只是氣質有偏比之失故終有不中節處所以易說中正伊川謂正重於中中不必正也言中則正已在其中蓋無正則做中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能中也夷惠諸子其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也又問夷惠皆言風而不以言伊尹何哉曰或者以伊尹為得行其道而夷惠不得施其志故有此論似不必然亦偶然爾道夫曰以意揣之竊恐伊尹勝似夷惠得些曰也是伊尹體用較全

頃之復曰夷惠高似伊尹伊尹大似夷惠　道夫

大人者章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時舉加或錄云只恁地白直做將去無許曲折。又云坦然明白事事理會得都無許多姦巧

敬之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曰這須着兩頭看大人無不知無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大人者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之心若失了此心使此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害便成箇小底人不成箇大底人了大人心下沒許多事時舉

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此兩句相拗如何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做出蓋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是無知覺底純一無偽大人是有知覺底純一無偽賀孫○夔孫錄云大人之所以為大人者却緣是它存得那赤子之心而今不可將大人之心只作通達萬變赤子只作純一無偽說蓋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而純一無偽赤子之心未有所知而純一無偽

厚之問赤子之心曰止取純一無偽未發時雖與聖人同然亦無知但衆人既發時多邪僻而赤子尚未然耳可學

問赤子之心指已發而言然亦有未發時曰亦有未發時但孟子所論乃指其已發者耳良久笑曰今之大人也無那赤子時心　義剛

問赤子之心莫是發而未遠乎中不可作未發時看否曰赤子之心也有未發時也有已發時今欲將赤子之心專作已發看也不得赤子之心方其未發時亦與老稚賢愚一同但其已發未有私欲故未遠乎中耳　銖

旟問赤子之心曰程子道是已發而未遠如赤子饑則啼渴則飲便是已發　寓

養生者章

王德修云親聞和靖說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曰親之生也好惡取舍得以言焉及其死也好惡取舍無得而言當是時親之心即子之心子之心即親之心故曰唯送死可以當大事先生曰亦說得好　閎祖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君子深造之以道語勢稍倒道字合在深造之前趙岐云道者進為之方亦不甚親切道只是進學之具深造者從此挨向前去如之以二字尋常這般去處多將作助語打過了要之卻緊切如夜氣不足以存與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以字皆不虛設既醉以酒既飽以德皆是也　謨

問道者進為之方如何曰此句未甚安卻只是循道以進耳道字在上　可學

敬之問道者進為之方曰是事事皆要得合道理取之左右逢其原到得熟了自然日用之間只見許多道理在

眼前東邉去也是道理西邉去也是道理都自湊合得
着故曰逢其原如水之源流出來這邉也撞着水那邉
也撞着水 賀孫
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曰只深造以道便是要自得之
此政與淺迫相對所謂深造者當知非淺迫所可致若
欲淺迫求之便是强探力取只是旣下工夫又下工夫
直是深造便有自得處在其中又曰優游饜飫都只是
深造後自如此非是深造之外又别欲自得也與下章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之意同 㽦
君子深造之以道道只是道理恁地做恁地做深造是日
日恁地做而今人造之不以其道無緣得自得深造之
以道方始欲其自得看那欲字不是深造以道便解自
得而今說得多又剩了說得少又說不出皆是不自得
夔孫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如何曰深造云者非是
急迫遽至要舒徐涵養期於自得而已自得之則自信
不疑而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於道也深資之深則凡
動靜語嘿一事一物無非是理所謂取之左右逢其原
也又問資字如何說曰取也資有資藉之意資之深謂
其所資藉者深言深得其力也 謨○去僞略
或問君子深造之以道一章曰深造之以道語似倒了以
道字在深造字上方是蓋道是造道之方法循此進進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不已便是深造之猶言以這方法去深造之也今曰深造之以道是深造之以其方法也以道是工夫深造是做功夫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人爲學依次序便是以道不依次序便是不以道如爲仁而克己復禮便是以道若不克己復禮别做一般樣便是不以道能以道而爲之不已造之愈深則自然而得之旣自得之而爲我有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這一句又要人看蓋是自家旣自得之則所以資藉之者深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只管取只管有源源地出來無窮自家資他他又資給自家如掘地在下藉上面源頭水来注滿若源頭深則源源来不竭若淺時則易竭矣又如富人大寶藏裏面只管取只管有取之左右逢其原蓋這件事也撞着這本来底道理那件事也撞着這本来底道理事事物物頭頭件件皆撞着這道理如資之深那源頭水只是一路来到得左右逢原四方八面都来然這箇只在自得上才自得則下面節次自是如此事又云資字如萬物之資始資於事父以事君之資皆訓取字

壽

子善問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一節曰大要在深造之以道此是做工夫處資是他資助我資給我不是我資他他那箇都是資助我底物事頭頭撞着左邊也是右邊也是都湊着他道理源頭處源頭便是那天

之明命滔滔汨汨底似那一池有源底水他那源頭只管來得不絶取之不禁用之不竭來供自家用似那魚奏活水相似却似都奏着他源頭且如為人君便有那仁從那邊來為人臣便有那箇敬從那邊來子之孝有那孝從那邊來父之慈有那慈從那邊來只是那道理源頭處莊子説將原而往便是説這箇自家靠着他原頭底這箇道理左右前後都見是這道理莊子説在谷滿谷在坑滿坑他那資給我底物事深遠自家這裏頭頭湊着他原頭植。賀孫録疑用見下

子善問君子深造之以道造是造道欲造道又着以道語意似以道深造曰此只是進爲不已亦無可疑公將兩箇道字來説却不分曉賀孫問深造之造字不可便做已到説但言進進做將去又必以其方曰然又問取之左右逢其原是既資之深則道理充足取之至近之處莫非道理曰資字恰似資給資助一般資助既深看是甚事來無不湊着這道理不待自家將道理去應他只取之左右便撞着這道理如有源之水滚滚流出只管撞着他若是所資者淺略用出便枯竭了莊子説庖丁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正是此意為人君便自撞着箇仁道理為人臣便自撞着箇敬道理為人子便自撞着箇孝道理為人父便自撞着箇慈道理與國人交便自撞着

箇信道理無適而不然 賀孫

居之安只是如人之居住得那裏安穩只是從初本原如此到熟處左右皆逢之 謙

或問自得章文義莫有節次否曰此章重處只在自得後其勢自然順下来才恁地便恁地但其間自不無節次若是全無節次孟子何不説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曰尹先生却正如此説曰看他説意思自别孟子之意是欲見其曲折而詳言之尹先生之言是姑舉其首尾而畧言之自孟子後更無人會下這般言語

或問程子之説何如曰必須以道方可潛心積慮優游厭飫若不以道則潛心積慮優游厭飫做甚底 燾

愽學而詳説之章

愽學而詳説之将以反説約也惟先難而後易凡事皆然 道夫

問愽學而詳説之将以反説約也如何曰約自愽中来既愽學又詳説講貫得直是精確将来臨事自有箇頭緒才有頭緒便見簡約若是平日講貫得不詳悉及至臨事只覺得千頭萬緒更理會不下如此則豈得為約 去偽

問愽學詳説将以反説約也曰貫通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尋討箇約公説約處却是通貫了又别去尋討箇約豈有此理伊川説格物處云但積累多後自然脱然有貫通處積累多後便是學之愽脱然有貫通

處便是約楊楫通老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知箇約處者何故曰他合下博得来便不是了如何會約他更不窮究這道理是如何都見不透徹只是搜求隱僻之事鈎摘奇異之説以為博如此豈能得約今世博學之士大率類此不讀正當底書不看正當注疏偏揀人所不讀底去讀欲乘人之所不知以誇人不問義理如何只認前人所未説今人所未道者則取之以為博如此如何望到約處又曰某嘗不喜揚子雲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多聞欲其約也多見欲其卓也説多聞了又更要一个約去守他正如公説這箇是所守者約不是守之以約也 僩

徐子曰章

所謂聲聞過情這箇大段務外郎當且更就此中間言之如為善無真實懇惻之意為學而勉強苟且徇人皆是不實須就此反躬思量方得 僩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章

敬之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曰人與萬物都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虚靈包得許多道理過無有不通雖間有氣稟昏底亦可克治使之明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理不過雖其間有稟得氣稍正者亦止有一兩路明如禽獸中有父子相愛雌雄有別之類只有一兩路明其他道理便都不通便推不去人之心便

虛明便推得去就大本論之其理則一纔稟於氣便有不同賀孫問幾希二字不是說善惡之間乃是指這些好底說故下云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只爭這些子賀孫○時舉錄云人物之所同者理也所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無所不明禽獸便昏了只有一兩路子明人之虛靈皆推得去禽獸便推不去人若以私慾蔽了這箇虛靈便是禽獸人與禽獸只爭這些子所以謂之幾希

徐元昭問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如何是存之曰存是存所以異於禽獸者何故至存之方問因問元昭存何物元昭云有所見曰不離日用之間曰何謂日用之間曰凡周旋運用曰此乃禽獸所以與人同須求其所以與人異者僧問佛如何是性曰耳能聞目能見他便把這箇作性不知這箇禽獸皆知人所以異者以其有仁義礼智若為子而孝為弟而悌禽獸豈能之哉元昭又云萬物皆備於我此言人能備禽獸之不備曰觀賢此言元未嘗究竟可學○璘錄別出

元昭問君子存之曰存是存其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今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耳飢食渴飲之類皆其與禽獸同者也釋氏云作用是性或問如何是作用云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此是說其與禽獸同者耳人之異於禽獸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釋氏元不曾存得璘

知而不存者有矣未有不知而能存者也。君子存之僩

明於庶物如物格閎祖

或問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之義有淺深否曰察深於明明只是大槩明得這箇道理爾又問與孝經事天明事地察之義如何曰這个明察又別此察字却訓著字明字訓昭字事父孝則事天之道昭明事母孝則事地之道察著孟子所謂明察與易係明於天之道察於人之故同去偽

子善問舜明庶物察人倫文勢自上看来此物字恐合作禽獸說曰不然明於庶物豈止是說禽獸禽獸乃一物凡天地之間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然有多少不甚要緊底事舜看來惟是於人倫最緊要賀孫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是見得事事物物之理無一毫之未盡所謂仁義者皆不待求之於外此身此心渾然都是仁義賀孫

守約問孟子何以只說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曰堯自是渾然舜却是就事物上經歷一一理會過賀孫

問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若學者須是行仁義方得曰這便如適來說三月不違意他是平日身常在仁義內即恁地行出學者身在外了且須去求仁義就上行然又須以由仁義行為準的方得賀孫

符舜功言只是由仁義行好行仁義便有善利之分曰此是江西之學豈不見上面分明有箇舜字惟舜便由仁義行他人須窮理知其為仁為義從而行之且如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既未能安仁亦須是利仁利仁豈是不好底知仁之為利而行之不然則以人欲為利矣德明

禹惡旨酒章

問禹惡旨酒好善言湯執中文王望道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坐以待旦此等氣象在聖人則謂之兢兢業業純亦不已在學者則是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之意否曰他本是說聖人又曰讀此一篇使人心惕然而常存也道夫

問湯執中立賢無方莫是執中道以立賢否曰不然執中自是執中立賢自是立賢只這執中郤與子莫之執中不同故集注下謂執謂守而不失湯只是要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時舉

問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上文既是各舉一事言四聖人之事亦多周公如何施之曰此必是周公曾如此說大抵所舉四事極好此一處自舜推之至於孔子可學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此不可考恐是周公自有此語如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此直是周公曾如此語公明儀但舉之爾四事極說得好泄字有狎底意思謨

因論泄邇忘遠老蘇說乖曰聖人心如潮水上來瀉坳浦

淑一時皆到無有遠近方

王者之迹熄章

問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曰這道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礼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熄則礼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之詩不復作於上而詩降而為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也燾

淦仲問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先儒謂自東遷之後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矣恐是孔子刪詩之時降之曰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如周南召南當初在鎬豐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為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謨

可以取章

可以取可以無取是先見得可以取後来却見得可以無取如此而取之則傷廉矣盖後来見者較是故也與死亦然閎祖

正卿問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亦下二聯之義曰看来可以取是其初略見得如此可以無取是子細審察見得如此如夫子言再思一般下二聯放此庶幾不礙不

然則不取却是過厚而不與不死却是過薄也〔壯祖〕

可以取可以無取此段正與孔子曰再斯可矣相似凡事初看尚未定再察則已審矣便用決斷始得若更加之思焉則私意起而非義理之本然〔僩〕

可以取可以無取〔云云〕夫取為傷廉固也若與者本惠死者本勇而乃云傷惠傷勇者謂其過予與無益之死耳且學者知所當予而不至於吝嗇知所當死而不至於偷生則幾矣〔人傑〕

孟子言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他主意只在取傷廉上且將那與傷惠來相對說其實與之過厚些子不害其為厚若纔過取便傷廉便是不好過與畢竟當時是好意思與了再看之方見得傷惠與傷廉不同所以子華使於齊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雖說他不是然亦不大故責他只是纔過取便深惡之如冉求為之聚斂而欲攻之是也〔僩〕

天下之言性也章

問則故而已矣故是如何曰故是箇已發見了底物事便分明易見如公都子問性孟子却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蓋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惻隱羞惡之類却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只看這箇便見得性集注謂故者是已然之迹也是無箇字得下故下箇迹字〔時舉〕

問則故而已矣曰性是箇糊塗不分明底物事且只就那

故上說故却是實有痕迹底故有兩件如水之有順利者又有逆行者畢竟順利底是善逆行底是惡所以說行其所無事又說惡於鑿鑿則是那逆行底又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性是糊塗底物事情却便似實也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這便是情相

敬之問故是已然之迹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以利為本是順而不拂之意曰利是不假人為而自然者如水之就下是其性本就下只得順他若激之在山是不順其性而以人為之也如無惻隱之心非人無羞惡之心非人皆是自然而然惟智者知得此理不假人為順之而行南升時舉録別出

敬之問故者以利為本如火之炎上水之潤下此是故人不拂他潤下炎上之性是利曰故是本然底利是他自然底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固是他本然之性如此然水自然潤下火自然炎上便是利到智者行其所無事方是人之得自然底從而順他時舉僴同

故是已然之迹如水之下火之上父子之必有親孟子說四端皆是然雖有惻隱亦有殘忍故當以順為本如星辰亦有逆行大要循躔度者是順問南軒說故作本然曰如此則善外別有本然孟子說性乃是於發處見其善荀揚亦於發處說只是道不着問既云於發處見伊川云孟子說性乃拔本塞原之理莫因發以見其原曰

然可學

器之說故者以利為本如流水相似有向下無向上是順他去曰故是本來底以順為本許多惻隱羞惡自是順出來其理自是如此孟子怕人將不好底做出去故說此若將惡者為利之本如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這便是將不利者為本如伊川說楚子越椒之生必滅若敖氏自是出來便惡了荀子因此便道人性本惡據他說塗之人皆可為禹便是性善了他只說得氣質之性自是不覺寓

故只是已然之迹如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潤下炎上便是故也父子之所以親君臣之所以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然皆有箇已然之迹但只順利處便是故之本如水之性固下也然搏之過顙激之在山亦豈不是水哉但非其性爾仁義禮智是為性也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遜智之是非此即性之故也若四端則無不順利然四端皆有相反者如殘忍饒錄作技害之非仁不恥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即故之不利者也伊川發明此意最親切謂此一章專主智言鑿於智者非所謂以利為本也其初只是性上泛說起不是專說性但謂天下之說性者只說得故而已後世如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但皆說得下面一截皆不知其所以謂之故者如何遂不能以利為本而然也荀卿之言只是橫

說如此到底滅這道理不得只就性惡篇謂塗之人皆可如禹只此自可見故字若不將已然之迹言之則下文苟求其故之言如何可推曆家自今日推算而上極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差錯只為有此已然之迹可以推測耳天與星辰間或躔度有少差錯久之自復其常以利為本亦循天與星辰循常度而行苟不如此皆鑿之謂也　謨

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故猶云所為也言凡人說性只說到性之故蓋故却以利為本利順者從道理上順發出來是也是所謂善也若不利順則是鑿故下面以禹行水言之苟求其故此故與則故却同故猶所以然之意直卿云先生言劉公度說此段意云孟子專為智而言甚好　端蒙

問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先生引程子之言曰此章意在知字此章言性只是從頭說下性者渾然不可言也惟順之則是逆之則非天下之事逆理者如何行得便是鑿也鑿則非其本然之理禹之行水亦只端的見得須是如此順而行之而已鯀績之不成正為不順耳　行力

問伊川謂則語助也故者本如是者也今言天下萬物之性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順而不害之也伊川之說何如曰則字不可做助語看了則有不足之意性最難名狀天下之言性者止說得故而已矣故字外難為別下字

如故有所以然之意利順也順其所以然則不失其本性矣水性就下順而導之水之性也搏而躍之固可使之在山矣然非水之本性或問天下之言性伊川以為言天下萬物之性是否曰此倒了他文勢只是云天下之言性者止可說故而已矣如此則天下萬物之性在其間矣又問後面苟求其故此故字與前面故字一般否曰然去偽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問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我本有此仁此禮只要常存而不忘否曰非也便這箇在存心上說下來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耳君子則以仁以禮而

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須看他上下文主甚麼說始得僩

問先生注下文言存仁存禮何也曰這箇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底存心不同只是處心又問如此則是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處心也曰以其處心與人不同又問何謂處心曰以仁處於心以禮處於心集注非定本節

棊問以仁存心如何下以字曰不下以字也不得呂氏云以此心應萬事之變亦下一以字不是以此心是如何

問程子謂以敬直內則不直矣何也曰此處又是解直方二字從上說下未敬以直內方順以敬則不順矣淳

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或有不出於誠實也人傑

問自反而忠之忠曰忠者盡己也盡己者仁禮無一毫不盡節

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此便是知恥知恥則進學安得不勇 閎祖

禹稷當平世章

問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似天下之事重乎私家也若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曰固是然事亦須量緩急問何謂緩急曰若洪水之患不甚為害只是那九年泛泛底水未便會傾國覆都過家見父母亦不妨若洪水之患其急有傾國溺都君父危亡之災也只得且奔君父

之急雖不過見父母亦不妨也又問鄉鄰有鬭者雖閉戶可也此便是用權若鄉鄰之鬭有親戚兄弟在其中豈可一例不救曰有兄弟固當救然事也須量大小若只是小小鬭毆救之亦無妨若是有兵戈殺人之事也只得閉門不管而已 僩

公都子問匡章

孟子之於匡章蓋憐之耳非取其孝也故楊氏以為匡章不孝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據章之所為因責善於父母而相遇雖是父不是已是然便至如此蕩業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則豈得為孝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

孝之罪未至於可絶之地爾然當時人則遂以為不孝而絶之故孟子舉世之不孝者五以曉人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絶爾後世因孟子不絶之則又欲盡雪匡子之不孝而以為孝此皆不公不正倚於一偏也必若孟子之所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或云看得匡章想是箇拗強底人觀其意屬於陳仲子則可見其為人耳先生甚然之曰兩箇都是此樣人故說得合

味道云舜不告而娶蓋不欲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耳如匡章則其懟也甚矣 廣

語類五十七卷終

朱子語類卷第五十八

孟子八

萬章上

問舜往于田章 并下章

黃先之説舜事親處見得聖人所以孝其親者全然都是天理略無一毫人欲之私所以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曰聖人一身渾然天理故極天下之至樂不足以動其事親之心極天下之至苦不足以害其事親之心一心所慕惟知有親看是甚麽物事皆是至輕施於兄弟亦然但知我是兄合當友愛其弟更不問如何且如父母使之完廩待上去又捐階

焚廩到得免死下來當如何父母教他去浚井待他入井又從而揜之到得免死出來又當如何若是以下等人處此定是喫不過非獨以下人雖平日極知當孝其親者到父母以此施於己此心亦喫不過定是動了象爲弟日以殺舜爲事若是別人如何也須與他理會也須喫不過舜只知我是兄惟知友愛其弟那許多不好景象都自不見了這道理非獨舜有之人皆有之非獨舜能為人人皆可為所以大學只要窮理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唯是於許多道理見得極盡無有些子未盡但舜是生知不待窮索如今須着窮索教盡莫說道只消做六七分那兩三分不消做盡也得 賀孫

其國而納其貢税是義之盡因舉明皇長枕大被欲為仁而非仁云云 賀孫○不知何氏録詳別出

仁與義相拗禮與智相拗問云須是仁之至義之盡方無一偏之病曰雖然如此仁之至自是仁之至義之盡自是義之盡舜之於象便能如此封之有庫富貴之也便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便是義之盡後世如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窘治之甚峻義又失之皆不足道唐明皇於諸王為長枕大衾雖甚親愛亦是無以限制之無是觀者

舜之於象是平日見其不肖故處之得道封之有庫但富貴之而已周公於管蔡又別盖管蔡初無不好底心後

來被武庚煽惑至此使先有此心周公必不使之也燾

咸丘蒙問章

以意逆志此句最好逆是前去追迎之之意蓋是將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又曰謂如等人來相似今日等不來明日又等須是等得來方自然相合不似而今人便將意去捉志也燾

董仁叔問以意逆志曰此是教人讀書之法自家虛心在這裏看他書道理如何來自家便迎接將來而今人讀書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學蒙

董仁叔問以意逆志曰是以自家意去張等他譬如有一客來自家去迎他他來則接之不來則已若必去捉他

冶長死於縲紲不成說他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所以殺身以成仁且身已死矣又成箇甚底直是要看此處孟子謂舍生取義又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定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斬判了也須壁立萬仞始得而今人有小利害便生計較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賜夔孫錄云問人或死於干戈或死於患難如比干之類亦是正命乎曰固是正命問以理論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非正命曰如何恁地說下同

問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先生兩存趙氏程氏之說則康節之說亦未可據耶曰也怎生便信得他又問如此則堯即位於甲辰亦未可據也曰此卻據諸歷書如此說恐

或有之然亦未可必問若如此則二年四年亦可推矣曰却為中間年代不可紀自共和以後方可紀則湯時自無由可推此類且當闕之不必深考 廣

問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二說孰是曰今亦如何知得然觀外丙仲壬必是立二年四年不會不立如今人都被書序誤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故以為外丙仲壬不曾立殊不知書序是後人所作豈可憑也 子蒙

問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問賓從周云如何是伊尹樂堯舜之道賓對以飢食渴飲鑿井耕田自有可樂曰龜山答胡文定書是如此說要之不然須是有所謂堯舜之道如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如堯明俊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如欽明文思溫恭允塞之類伊尹在莘郊時須曾一一學來不是每日只耕鑿食飲過了德明問看伊尹升陑之事亦是曾學兵法曰古人皆如此如東漢李膺為度遼將軍必是曾親履行陳賓問傳說版築亦讀書否曰不曾讀書如何有說命三篇之文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後來乃能作股肱元首之歌便如顏子亦大段讀書其問為邦夫子告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顏子平時於四代禮樂夏小正之類須一一曾理會來古人詳於禮樂之事當時自有一種書後

世不得而見如孟子說葛伯事以為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便是孟子時有此等書今書中只有葛伯仇餉一句上古無書可讀今既有書亦須是讀此由博以反約之義也 德明

問伊尹樂堯舜之道集注作誦其詩讀其書乃是指其實事而言曰然或謂耕田鑿井便是堯舜之道此皆不實不然何以有豈若吾身親見之哉一句若是不着實只是脫空今人有一等杜撰學問皆是脫空狂妄不濟一錢事如天下歸仁只管自說天下歸仁須是天下說歸仁方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只管去說到念慮起處却又是非禮此皆是妄論子韶之學正如此須是居處恭執事敬坐如尸立如齊方是曲不然便不是 禮僩 孫

龜山說伊尹樂堯舜之道云 日用飲食出作入息便是樂堯舜之道這箇似說得渾全却不思他下面說豈若吾身親見之哉這箇便是真堯舜却不是泛說底道皆堯舜之道如論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亦真箇指文武之道而或者便說日用間皆是文武之道殊不知聖賢之言自實後來如莊子便說在坑滿坑在谷滿谷及佛家出來又不當說底都說了 佐

理不外物若以物便為道則不可如龜山云寒衣飢食出作入息無非道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

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哉即耕於有莘之野是已恁地說却有病物只是物所以為物之理乃道也 閑祖

龜山以飢食渴飲便是道是言器而遺道言物而遺則也 燾

伊尹是二截人方其耕于莘野若將終身焉是一截人及湯三聘翻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為己任是一截人 燾

伊尹之耕於莘也傳說之築於傅巖也太公之釣於渭濱也其於天下非事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人而訪其賢否也明其在己者而已矣及其得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而已 賜

伊尹孔明必待三聘三顧而起者踐坤順也

先知者因事而知先覺者因理而覺知者因事因物皆可以知覺則是自心中有所覺悟 敬仲

先覺後覺之覺是自悟之覺似大學說格物致知豁然貫通處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箇道理皆知之之事及其自悟則又自有箇見解處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中央兩箇覺字皆訓喚醒是我喚醒他 僩

行夫問覺曰程子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蓋知是知此一事覺是忽然自理會得又問思曰睿曰視曰明是視而便見之謂明聽曰聰是聽而便聞之謂聰思曰睿是思而便通謂之睿 道夫

問或謂孔子於衛章

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果決斷割 閎祖

論進以禮退以義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 道夫

萬章下

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厚之問三聖事是當初如此是後來如此曰是知之不至三子不惟清不能和和不能清但於清處和處亦皆過如射者皆中而不中鵠某問既是如此何以為聖人之清和曰却是天理中流出無駁雜雖是過當直是無纖毫查滓曰三子是資稟如此否曰然 可學

問伯夷下惠伊尹謂之清和任孟子云皆古聖人如何曰清和任已合於聖人問如孟子言只是得一節曰此言其所得之極耳 可學

夷清惠和皆得一偏他人學之便有隘不恭處使懦夫學和愈不恭鄙夫學清愈隘也可為百世師謂能使薄者寬鄙者敦懦者立君子不由不由其隘與不恭 謨

或問如伯夷之清而不念舊惡柳下惠之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為聖之清聖之和也但其流弊則有隘與不恭之失曰這也是諸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闕處才有欠闕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不曾說其末流如此如不念舊惡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清和處然十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清和之偏處了如何

避嫌只要回互不說得大率前輩之論多是如此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分明有優劣不同卻要都回護教一般少間便說不行且如孔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分明是武王不及舜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王勝殷殺紂分明是不及文王泰伯三以天下讓其可謂至德也矣分明太王有翦商之志是太王不及泰伯蓋天下有萬世不易之常理又有權一時之變者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常理也有不得已處即是變也然畢竟還那常理底是今卻要以變來壓着那常底說少間只見說不行說不通了若是以常人去比聖賢則說是與不是不得若以聖賢比聖賢則自有是與不是處須與他分箇優劣今若隱避回互不說亦不可又云如可與立可與權若能可與立時固是好然有不得已處只得用權蓋用權是聖人不得已處那裏是聖人要如此又問堯舜揖遜雖是盛德亦是不得已否曰然

敬之問伊尹之任曰伊尹之任是自任以天下之重雖云祿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然終是任處多如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介然終是和處多　恪

敬之問伊尹聖之任非獨於自任以天下之重處看如所謂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非其義非其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這般也見得任處曰不

要恁底看所謂任只說他治亦進亂亦進處看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若如公說却又與伯夷之清相類問聖人若處伊尹之地如何曰夫子若處此地自是不同不如此着意或問伊尹治亦進亂亦進無可無不可似亦可以為聖之時曰伊尹終是有任底意思在賀孫

問伊川云伊尹終有任底意思在謂他有擔當作為底意思只這些意思便非夫子氣象否曰然然此處極難看且放那裏久之看道理熟自見強說不得若謂伊尹有這些意思在為非聖人之至則孔孟皇皇汲〻去齊去魯之梁之魏非無意者其所以異伊尹者何也僩

問孔子時中所謂隨時而中否曰然問三子之德各偏於一亦各盡其一德之中否曰非也既云偏則不得謂之中矣三子之德但各至於一偏之極不可謂之中如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此便是偏處若善其辭命而至受之亦俯就只觀孔子便不然問既云一偏何以謂之聖曰聖只是做到極至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強故謂之聖〻非中之謂也所謂智譬則巧聖譬則力猶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便是中處如顏子之學則已知夫中處但力未到且若更加之功則必中矣蓋渠所知已不差也如人學射發矢已直而未中者人謂之箭苗言其已善發箭雖未至的而必能中的若更開拓則必能中也僩云顏子則已知中

處而力未至三子力有餘而不知中處否曰然　僩

問孔子集大成曰孔子無所不該無所不備非特兼三子之所長而已但與三子比並說時亦皆兼其所長問始終條理如所謂始作翕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之類否言八音克諧不相奪倫各有條理脉絡也曰不然條理脉絡如一把草從中縛之上截為始條理下截為終條理若上截少一莖則下截亦少一莖上截不少則下截亦不少此之謂始終條理又問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功夫緊要處全在智字上三子所以各極於一偏緣他合下少却致知工夫看得道理有偏故其終之成也亦各至於一偏之極孔子合下盡得致知工夫看得道理周徧精切無所不盡故其德之成也亦兼該畢備而無一德一行之或闕故集注云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闕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智譬則巧聖譬則力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何以見之只觀其清和之德行之便到其極無所勉強所以謂之聖使其合下工夫不倚於一偏安知不如孔子也曰然更子細看　僩

問孔子之謂集大成此一節在知行兩字上面源頭若見得偏了便徹底是偏源頭若知得周匝便下來十全而無虧所謂始終條理者集注謂條理猶言脉絡莫是猶一條路相似初間下步時纔差便行得雖力終久是差

否曰始條理猶箇絲頭相似孔子是挈得箇絲頭故許多條絲都在這裏三子者則是各拈得一邊耳問孟子又以射譬喻最親切孔子是望得那準的正了又發得正又射得到故能中能至三子者是望得箇的不正又發得不正故雖射得到只是不中耳然不知有望得正發得正而射不至者否曰亦有之如所謂遵道而行半塗而廢者是也如顏子却是會恁地去只是天不與之以年故亦不能到也 時舉

問金聲玉振舊說三子之偏在其初不曾理會得許多洪纖高下而遂以玉振之今又却以金聲玉振盡爲孔子事而三子無與如何曰孟子此一句只是專指孔子而言若就三子身上說則三子自是失於其始所以虧於其終所謂聖之清只是就清上聖所謂聖之和只是就和上聖聖之任亦然蓋合下便就這上面徑行將去更不回頭不自覺其爲偏也所以偏處亦只是有些私意却是一種義理上私意見得這清和任是箇好道理只管主張這一邊重了亦是私意 謨

問三子之清和任於金聲亦得其一而玉振亦得其一否曰金聲玉振只是解集大成聲猶聲其罪之聲古人作樂擊一聲鍾衆音遂作又擊一聲鍾衆音又齊作金所以發衆音末則以玉振之所以收合衆音在裏面三子亦有金聲玉振但少爾不能管攝衆音蓋伯夷合下只

見得清底其終成就亦只成就得清底伊尹合下只見得任底其終成就亦只成就得任底下惠合下只見得和底其終成就亦只成就得和底 淳

至之問金聲玉振先生因說及樂金聲初打聲高其後漸低於衆樂之作必以此聲之玉聲先後一般初打恁地響到作時也恁地響但玉聲住時截然便住於衆樂之終必以此振之 賀孫

金聲玉振金聲有洪殺始震終細玉聲則始終如一叩之其聲詘然而止 僩

金聲玉振一章甚好然其亦不見作樂時如何亦只是想象說兒寬金聲者考其條貫之是非玉振者斷而歸一 節

或問始終條理章曰集義一段便緊要如這一段未理會也未害如今樂之始作先撞鍾是金聲之也樂終擊磬是玉振之也始終如此而中間乃大合樂六律五聲八音一齊莫不備舉孟子以此譬孔子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都如樂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底從頭到尾只是金聲是玉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玉聲是絲竹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絲竹之聲 賀孫

問始終條理曰條理條目件項也始終條理本是一件事但是上一截爲始下一截爲終始是知終是行 節

始條理是致知終條理是力行如中庸說博學審問謹思

明辨與大學致格知至這是始條理如篤行與誠意正
心脩身以下這是終條理　賀孫
敬之問智譬則巧聖譬則力此一章智却重曰以緩急論
則智居先若把輕重論則聖爲重且如今有一等資質
好底人忠信篤實却於道理上未甚通曉又有一様資
質淺薄底人却自會曉得道理這須是還資質忠厚底
人做重始得　賀孫
問聖知曰知是知得到聖是行得到　蓋卿
問巧力曰伯夷伊尹柳下惠力已至但射不巧孔子則既
聖且智巧力兼全故孔子箭箭中的三子者皆中垜也
大雅
黄子功問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還是三子只有力無智
否曰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
紅心三子則每人各中一邊縁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
亦偏子功曰如此則三子不可謂之聖曰不可謂之聖
之大成畢竟那清是聖之清和是聖之和雖使聖人清
和亦不過如此顔子則巧處功夫已至點點皆可中但
只是力不至耳使顔子力至便與孔子一般　文蔚
問集大成章以智比聖智固未可以言聖然孟子以智譬
巧以聖譬力力既不及於巧則是聖必由於智也明矣
而尹和靖乃曰始條理者猶可以用智終條理則智不
容於其間矣則是以聖智淺深而言與孟子之意似相

厌惟伊川引易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其意若曰夫子所
以能集三子而大成者由其始焉知之之深也盖知之
至行之必至三子之智始焉知之未盡故其後行之雖
各極其至終未免各失於一偏非終條理者未到以其
始條理者已差之矣不知伊川之意是如此否曰甚好
金聲者洪纖高下有許多節目玉振者其始未如一兒
寬亦引金聲玉振欲天子自致其知是時未有孟子之
書此必古曲中有此語非孟子知德之奥焉能語此為去
或問玉振金聲伊川以喩始終或者之意以此有變有不
變其説孰是曰二説相關不可偏廢金聲固是喩其始
然始則有變玉振固是喩其終至終則無變也為去

北宮錡問曰章

問孟子所答周室班爵祿與周禮王制不同曰此也難考
然畢竟周禮是盖周禮是箇全書經聖人手作必不
會差孟子之時典籍已散亡想見没理會何以言之太
公所封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穆陵今近徐州無棣今棣州也這中間多少闊豈止百
里孟子説太公之封於齊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恐也不然又問天子六卿諸侯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
國孤卿一國之土地爲卿大夫士分了國君所得殊不
多曰君十卿祿祿者猶今之俸祿盖君所得爲私用
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饗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爲

公用非所謂祿也如今之太守既有料錢至於貢賦公用又自別有錢也 僩

問百畝之田可食九人其次八人七人又其次六人五人此等差別是地有肥瘠耶抑糞灌之不同耶曰皆人力之不同耳然亦大約如此緣有此五等之祿故百畝所食有此五等問府史胥徒不知皆民爲之抑別募游手爲之曰不可曉想只是民爲之然府史胥徒各自有祿以代耕則又似別募游手矣以周禮考之人數極多亦安得許多閑祿給之某嘗疑周禮一書亦是起草未曾得行蓋左氏所紀當時官號職位甚詳而未嘗及於府史胥徒則疑其方出於周公草定之本而未經施行也使其有之人數極多何不略見於他書如至沒要緊職事亦破人甚多不知何故但當觀自漢以來及前代題名碑所帶人從胥吏亦甚多又不知如何皆不可曉 僩

孟子論三代制度多與周禮不合蓋孟子後出不及見王制之詳只是大綱約度而說 廣

萬章曰敢問交際章

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言受天下所不辭則舜受天下不爲泰於今爲烈是暴烈之烈如宣王承厲王之烈[illegible]

爲之兆也兆是事之端猶縫罅也 僩

問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桓子何也曰當時桓子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之

桓皆由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如陳常弒齊君孔子沐浴而告魯公又告
桓子事勢可見問墮三都季氏何以不怨曰季氏是時自不柰
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及既墮三都而三桓之
勢遂衰所以桓子甚悔臨死謂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
魯不終治者由我故也正如五代羅紹威不柰魏博牙
軍何假朱溫之勢以除之既除牙軍而魏博之勢大弱
紹威大悔正此類也孔子是時也失了這機會不曾做
得成 僩

子升問孔子仕季氏之義曰此亦自可疑有難說處因言
三家後來亦被陪臣撓也要得夫子來整頓孔子却因
其機而爲之如墮邑之事若漸漸掃除得去其勢亦自
削弱可復正也孟氏不肯墮成遂不能成功因說如今
且據史傳所載亦多可疑處如魯國司徒司馬司空一
官乃是三家世爲之不知聖人如何得做司寇又問群
弟子皆仕家臣聖人亦不甚責之曰當時列國諸臣皆
世其官無插手處故諸子不擇地而爲之耳 木之

仕非爲貧章

說位卑而言高罪也曰此只是說爲貧而仕聖賢在當時
只要在下位不當言責之地亦是聖賢打乖處若是合
言處便須當說非是教人都不得言若立乎人之本朝
而道不行則恥矣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當
位卑而言高罪也以君臣之分言之固是如此然時可以

言而言亦豈得謂之出位曰前世固有草茅常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耳若是明君自無壅蔽之患有言亦見聽不然豈可不循分而徒取失言之辱哉如史記說商鞅范雎之事彼雖小人然言皆有序不肯妄發商鞅初說孝公以帝道次以王道而後及霸道彼非能爲帝王之事也特借是爲漸進之媒而後吐露其胸中之所欲言先說得孝公動了然後方深說范雎欲奪穰侯之位以擅權未敢便深說穰侯之惡先言外事以探其君曰穰侯越韓魏而取齊之剛壽非計也昭王信之然後漸漸深說彼小人之言尚有次序如此君

子之言豈可妄發也其嘗說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看有甚事都一齊說了宜絳灌之徒不說而文帝謙讓未遑也且如一間破屋教自家脩須有先後緩急之序不成一齊拆下雖然並修看他會做事底人便别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之規模漸漸做將去所以所爲皆卓然有成這樣人方是有定力會做事如賈誼胸次終是鬧着事不得有些子在心中盡要迸出來只管跳躑爆趠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御他未下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爲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個

萬章問士不託諸侯章

至之問孟子所以出處去就辭受都從禮門也義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曰固是不出此二者然所謂義所謂禮裏面煞有節目至録云其中毫釐必辨如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便都是義之節目如云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之類都是禮之節目此便是禮以君命將之使已僕僕尓亟拜也便不是禮又如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五十鎰而受於薛餽七十鎰而受這箇都有箇則都有義君子於細微曲折一一都要合義所以易中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無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刀快劍相似迎刃而解件件剖作兩片去孟子平日受用便是得這箇氣力今觀其所言所行無不是這箇物事初見梁惠王劈初頭便劈作兩邊去僩○賀孫至

録云孟子是義精所以不放过義是一柄利刀凡事到面前便劃成兩片所以精之集義者盖毫釐微細各有義入神以致用也所以要精

義入神者盖欲以致用也

重鋟朱子語類卷五十九

宗後學監察御史高安朱吾弼重編

後學禮部郎中婺源汪國楠

禮部主事婺源江起鵬

婺源知縣嘉興譚昌言

婺源知縣當湖金汝諧

婺源教諭新淦朱家棶同校

中書舍人休寧朱家用

中書舍人歙邑吴養春

光禄署丞歙邑吴勉學

十三世孫翰林院博士朱德洪同閲

庠生高安朱家紀

十三世孫庠生朱崇沐校梓

孟子九

告子篇

性猶杞柳章

問告子謂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何也曰告子只是認氣為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拗他方善此惟是程先生斷得定所謂性即理也 至

孟子與告子論杞柳處大槩只是言杞柳桮棬不可比性與仁義杞柳必矯揉而為桮棬性非矯揉而為仁義孟子辯告子數處皆是辯倒着告子便休不曾說盡道理 節

桮棬想如今卷杉台子模樣杞柳只是而今做合箱底柳比入以此為箭謂之柳箭即蒲柳也 義剛

性猶湍水章

人性無不善雖桀紂之為窮凶極惡也知此事是惡恁地做不柰何此便是人欲奪了 銖

生之謂性章

生之謂氣生之理謂性 閎祖

性孟子所言理告子所言氣 同

問生之謂性曰告子只說那生來底便是性手足運行耳目視聽與夫心有知覺之類他却不知生便屬氣稟自氣稟而言人物便有不同處若說理之謂性則可然理之在人在物亦不可做一等說 植

問生之謂性曰他合下便錯了他只是說生處精神魂魄凡動用處是也正如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

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捉執足之運奔皆性也說來說去只說得箇形而下者故孟子闢之曰生之謂性也猶曰之謂白歟又闢之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三節謂猶戲謔然只得告子不知所答便休了竟亦不曾說得性之本體是如何或問董仲舒言者生之質也曰其言亦然大雅

蜚卿問生之謂性莫止是以知覺運動為性否曰便是此正與食色性也同意孟子當時辨得不恁地平鋪就他蔽處撥啓他却一向窮詰他止從那一角頭攻將去所以如今難理會若要解煞用添言語犬牛人謂其得於天者未嘗不同惟人得是理之全至於物止得其偏今欲去犬牛身上全討仁義便不得告子止是不曾分曉道這子細到這裏說不得却道天下是有許多般性牛自是牛之性馬自是馬之性犬自是犬之性則又不是

又曰所以謂性即理便見得惟人得是理之全物得是理之偏告子止把生為性更不說及理孟子却以理言性所以見人物之辨賀孫

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却不知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具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或問如螻蟻之有君臣橋梓之有父子此亦是理曰他只有這些子不似人具得全然亦不知如

何只是這幾般物具得些子或曰恐是元初受得氣如
此所以後來一直是如此曰是氣之融結如此燾
告子說生之謂性二程都說他說得是只下面接得不是
若如此說却如釋氏言作用是性乃是說氣質之性非
性善之性 文蔚問形色天性如何曰此主下文惟聖人
可以踐形而言因問孔子言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亦是
言氣質之性 王德修曰據其所見此是孔子為陽貨而
說人讀論語多被子曰字隔上下便不接續曰若如此
說亦是說氣質之性文蔚
犬牛稟氣不同其性亦不同節
問犬牛之性與人之性不同天下如何解有許多性口人
則有孝悌忠信犬牛還能事親孝事君忠也無僩濂溪
作太極圖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圈子何嘗
有異曰人物本同氣稟有異故不同又問是萬為一一
實萬分又如何說曰只是一箇只是氣質不同問中庸
說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
性何故却將人物滚作一片說曰他說能盡其性則能
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重聲言兩則字能盡物之性初未嘗
一片說節
或說告子生之謂性章曰說得也是不須别更去討說只
是子細看子細認分數各有隊伍齊整不紊始得今只
是恁地說過去被人詰難便說不得知覺運動人物皆

異而其中却有同處仁義禮智是同而其中却有異處
須是子細與看梳理教有條理又曰物也有這性只是
稟得來偏了這性便也隨氣轉了又曰畜獸稟得昏塞
底氣然間或稟得些小清氣便也有明處只是不多義剛
因說生之謂性曰既知此說非是便當曳翻看何者為是
即道理易見也閎祖
孟子闢告子生之謂性處亦傷急要他倒只就他言語上
撥將去已意却不曾詳說非特當時告子未必服後世
亦未能便理會得孟子意也僩
孟子答告子生之謂性與孟季子敬叔父乎敬弟乎兩段
語終覺得未盡却是少些子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底語
空如許撈攘重複不足以折之也只有長者義乎長之
者義乎此二語折得他親切僩
食色性也章
衆朋友說食色性也先生問告子以知覺處為性如何與
彼長而我長之相干皆未及對先生曰告子只知得人
心却不知有道心他覺那趨利避害飢寒飽煖等處而
不知辨別那利害等處正是本然之性所以道彼長而
我長之蓋謂我無長彼之心由彼長故不得不長之所
以指義為外也義剛
問告子已不知性如何知得仁為內曰他便以其主於愛
者為仁故曰內以其制是非者為義故曰外又問他說

義固不是說仁莫亦不是曰固然　可學

告子謂仁愛之心自我而出故謂之內食色之可甘可悅由彼有此而後甘之悅之故謂之外又云上面食色性也自是一截下面仁內義外自是一截故孟子辨告子只謂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愛便是仁之心宜處便是義又云彼白而我白之言彼是白馬我道這是白馬如着白衣服底人我道這人是着白言之則一若長馬長人則不同長馬則是口頭道箇老大底馬若長人則是誠敬之心發自於中推誠而敬之所以謂內也　子蒙

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看來孟子此語答之亦未盡謂白馬白人不異亦豈可也畢竟彼白而我白之我以為白則亦出於吾心之分別矣　僩

李時可問仁內義外曰告子此說固不是然近年有欲破其說者又更不是謂義專在內只發於我之先見者便是如夏日飲水冬日飲湯之類是已若在外面商量如此便不是義乃是義襲其說如此然不知飲水飲湯固是內也如先酌鄉人與敬弟之類若不問人怎生得知今固有人素知敬父兄而不知鄉人之在所當先者亦有人平日知弟之為卑而不知其為尸之時乃祖宗神靈之所依不可不敬者若不因講問商量何緣會自從裏面發出其說乃與佛氏不得擬議不得思量直下便是之說相似此大害理又說義襲二字全不是如此都

把文義說錯了只細看孟子之說便自可見 時舉

性無善無不善章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此三者雖同為說氣質之性然兩或之說猶知分別善惡使其知以性而兼言之則無病矣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然無所分別雖為惡為罪總不妨也與今世之不擇善惡而顛倒是非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 僩

告子說性無善無不善非惟無善并不善亦無之謂性中無惡則可謂無善則性是何物 節

無善無不善告子之意謂這性是不受善不受惡底物事受字本作管饑他說食色性也便見得他只道是手能持足能履目能視耳能聽便是性釋氏說在目曰視在耳曰聞在手執捉在足運奔便是他意思 植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性無定形不可言孟子亦說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情者性之所發 節

問乃若其情曰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所以告子問性孟子却答他情蓋謂情可為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惻隱是仁發出來底端芽如一箇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為萌芽是情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知四者而已四件無不善發出來則有不善何故殘忍便是那惻隱反底冒昧便是那羞惡反底 植

問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曰孟子道性善性無形容處故說其發出來底曰乃若其情可以為善則性善可知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是人自要為不善耳非才之不善也情本不是不好底李翺滅情之論乃釋老之言程子情其性性其情之說亦非全說情不好也 璘

德粹問孟子道性善又曰若其情可以為善是如何曰且道性情才三者是一物是三物德粹云性是性善情是反於性才是才料曰情不是反於性乃性之發處性如水情如水之流情既發則有善有不善在人如何耳才則可為善者也彼其性既善則其才亦可以為善今乃至於為不善是非才如此乃自家使得才如此故曰非才之罪某問下云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亦是情否曰是情舜功問才是能為此者如今人曰才能曰然李翺復性則是云滅情以復性則非情如何可滅此乃釋氏之說陷於其中不自知不知當時曾把與韓退之看否 可學

問孟子言情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有染汚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白者未染時只是白也 德明

孟子論才亦善者是說本來善底才 淳

孟子言才不以為不善蓋其意謂善性也只發出來者是才若夫就氣質上言才如何無善惡 端蒙

問孟子論才專言善何也曰才本是善但為氣所染故有善不善亦是人不能盡其才人皆有許多才聖人却做許多事我不能做得些子出故孟子謂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砥

或問不能盡其才之意如何曰才是能去恁地做底性本是好發於情也只是好到得動用去做也只是好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略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做去若盡其才如盡惻隱之才必當至於慱施濟衆盡羞惡之才則必當至於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祿之千乘弗顧繫馬千駟弗視這是本來自合恁地滔滔做去止緣人為私意阻隔多是略有些發動後便遏折了

天便似天子命便似將告勑付與自家性便似自家所受之職事如縣尉職事便在捕盜主簿職事便在掌簿書情便似去親臨這職事才便似去動作行移做許多工夫邵康節擊壤集序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郛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賀孫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蓋視有當視之則聽有當聽之則如是而視如是而聽便是不如是而視不如是而聽便不是謂如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能視遠謂之明所視不遠不謂之明能聽德謂之聰所聽非德不謂之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推至於口之於味鼻之於臭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窮理者窮此而已

又舉天生烝民云云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
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聖人所謂道者是如
此何嘗說物便是則
或問集注言才猶材質才與材字之別如何曰才字是就
理義上說材字是就用上說孟子上說人見其濯濯也
則以為未嘗有材是用木旁材字便是指適用底說非
天之降才爾殊便是就理義上說又問才字是以其能
解作用底說材質是合形體說否曰是兼形體說便是
說那好底材又問如說材料相似否曰是 義剛
孟子言人之才本無不善伊川言人才所遇之有善有不
善也 道夫

問孟子言才與程子異莫是孟子只將元本好處說否曰
孟子言才正如言性不曾說得殺故引出荀揚來到程
張說出氣字然後說殺了 士毅
先生言孟子論才是本然者不如程子之備 蜚卿曰然則
才亦稟於天乎曰皆天所為但理與氣分為兩路又問
程子謂才稟於氣如何曰氣亦天也 道夫曰理純而氣
則雜曰然理精一故純氣粗故雜 道夫
問孟程所論才同異曰才只一般能為之謂才問集注說
孟子專指其出於性者言之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
之又是如何曰固是要之才只是一个才才之初亦無不
善緣他氣稟有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孟子自其同者

言之故以為出於性程子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為稟於
氣大抵孟子多是專以性言故以為性善才亦無不善
到周子程子張子方始說到氣上要之須兼是二者言
之方備只緣孟子不曾說到氣上覺得此段話無結殺
故有後來荀揚許多議論出韓文公亦見得人有不同
處然亦不知是氣稟之異不妨有百千般樣不同故不
敢大段說開只說性有三品不知氣稟不同豈三品所
能盡耶廣

孟子說才皆是指其資質可以為善處伊川所謂才稟於
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此與孟子說才小異而語
意尤密不可不考乃若其情非才之罪也以若訓順者
未是猶言如論其情非才之罪也蓋謂情之發有不中
節處不必以為才之罪爾退之論才之品有三性之品
有五其說勝荀揚諸公多矣說性之品便以仁義禮智
言之此尤當理說才之品若如此推究則有千百種之
多姑言其大槩如此正是氣質之說但少一箇氣字耳
伊川謂論氣不論性不明論性不論氣不備正謂如此
如性習遠近之類不以氣質言之不可正是二程先生
發出此理濂溪論太極便有此意漢魏以來忽生文中
子已不多得至唐有退之所至尤高大抵義理之在天
地間初無泯滅今世無人曉此道理他時必有曉得底
人

金問公都子問性首以情對如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是也次又以才對如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是也繼又以心對如曰惻隱羞惡之類是也其終又結之曰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所問者性而所對者曰才曰情曰心更無一語及性何也明道曰稟於天為性感為情動為心伊川則又曰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動者謂之情如二先生之說則情與心皆自夫一性之所發彼問性而對以情與心則不可謂不切所問者然明道以動為心伊川以動為情自不相侔不如今以動為心是耶以動為情是耶或曰情對性言靜者為性動者為情是說固然也今若以動為情是則

明道何得却云感為情動為心哉橫渠云心統性情者也既是心統性情伊川何得却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耶如伊川所言却是性統心情者也不知以心統性情為是耶性統心情為是耶此性情心道者未有至當之論也至若伊川論才則與孟子立意不同孟子此章言才處有曰非才之罪也又曰不能盡其才者也又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以為未嘗有才焉如孟子之意未嘗以才為不善而伊川却說才有善有不善其言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又曰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意者以氣質為才也以氣質為才則才固有善不善之分也而孟子却止以才為

善者何也伊川又曰孟子言非才之罪者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一一辨之也當如是說則孟子云非天之降才爾殊與夫以為未嘗有才焉者豈皆答公都子正問哉其後伊川又引萬章之問為證謂孟子嘗問象殺舜事孟子且答他這下意未暇與他辨完廩浚井之非夫完廩浚井自是萬章不能燭理輕信如此孟子且答正問未暇與他言此猶可言也如此篇論才處盡是孟子自家說得如此即非公都子之言其曰未暇一一辨之却是孟子自錯了未暇辨也豈其然乎又說孟子既又答他正意亦豈容有一字之錯若曰錯了一字不惟咎公都子之詰難傳之後世豈不惑

亂學者哉此又才之一字未有至當之論也曰近思録中一段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注云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注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夫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故横渠云心統性情者也此說最為穩當如前二先生說話恐是記録者譔耳如明道感為情動為心感與動如何分得若伊川云自性而有形者謂之心某直理會他說不得以此知是門人記録之誤也若孟子與伊川論才則皆是孟子所謂才止是指本性而言性之發用無有不善處如人之有才事事做得出來一性之中萬善完備發將出來便是才也又云惻隱羞惡是心也能惻隱羞惡者才也如伊川論

才却是指氣質而言也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說着考之經典却有此意如書云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與夫天乃錫王勇智之說皆此意也孔子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辨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近世被濂溪拈掇出來而橫渠二程始有氣質之性之說此伊川論才所以云有善不善者蓋主此而言也如韓愈所引越椒等事若不着箇氣質說後如何說得他韓愈論性比之荀揚最好將性分三品此亦是論氣質之性但欠一箇氣字耳謨○此下去偽人傑録皆云天問既是孟子指本性而言則孟子謂才無不善乃為至論至伊川却云未暇與公都子一一辨者何也曰此伊川一時被他們逼且如此說了伊川如此等處亦多不必泥也

揚尹叔問伊川曰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與孟子非天之降才爾殊語意似不同曰孟子之說自是與程子之說小異孟子只見得是性善便把才都做善不知有所謂氣稟各不同如后稷岐嶷越椒知其必滅若敖是氣稟如此若都把做善又有此等處須說到氣稟方得孟子已見得性善只就太本處理會更不思量這下面善惡所由起處有所謂氣稟各不同後人看不出所以惹得許多善惡混底說來相炒程子說得較密因舉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雖如此兼性與氣說方盡此論蓋自濂溪太極言陰陽五行有不齊處二程因其說推出氣質之性來使程子生在周子

之前未必能發明到此又曰才固是善若能盡其才可知是善是好所以不能盡其才處只緣是氣稟恁地問才與情何分別情是才之動否曰情是這裏(以手指心)發出有箇路脉曲折隨物恁地去才是能主張運用做事底同這一事有一人會發揮得有不會發揮得同這一物有人會做得有人不會做此可見其才又問氣出於天否曰性與氣皆出於天性只是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之善固人所同氣便有不齊處因指天氣而言如天氣晴明舒豁便是好底氣稟得這般氣豈不好到陰沉黯淡時便是不好底氣稟得這般氣如何會好畢竟不好底氣常多好底氣常少以一歲言之一般天氣晴和不寒不暖却是好能有幾時如此看來不是夏寒便是冬暖不是愆陽便是伏陰所以昏愚凶狠底人常多又曰人之貧富貴賤壽夭不齊處都是被氣滚亂了都没理會有清而薄者有濁而厚者顏夭而跖壽亦是被氣衮亂汩没了堯舜自稟得清明純粹底氣又稟得極厚所以為聖人居天子之位又做得許大事業又享許大福壽又有許大名譽如孔子之聖亦是稟得清明純粹然他是當氣之衰稟得來薄了但有許多名譽所以終身棲棲為旅人又僅得中壽到顏子又自没與了(淳○寓同)

伊川性即理也自孔孟後無人見得到此亦是從古無人敢如此道(驤○集注)

伊川性即理也四字顛撲不破實自已上見得出來其後諸公只聽得便說將去實不曾就已上見得故多有差處（道夫）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蓋本然之性只是至善然不以氣質而論之則莫知其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故有所不備徒論氣質之性而不自本原言之則雖知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之不同而不知至善之源未嘗有異故其論有所不明須是合性與氣觀之然後盡蓋性即氣氣即性也若孟子專於性善則有些是論性不論氣韓愈三品之說則是論氣不論性（端蒙）

程子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如孟子性善是論性不論氣荀揚異說是論氣則昧了性曰程子只是立說未指孟子然孟子之言却是專論性（過）

問氣者性之所寄故論性不論氣則不備性者氣之所成故論氣不論性則不明曰如孟子說性善是論性不論氣也但只認說性善雖說得好終是欠了下面一截自荀揚而下便祇論氣不論性了道夫曰子雲之說雖兼善惡終只論得氣曰他不曾說着性（道夫）

論氣不論性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是也論性不論氣孟子言性善是也性只是善氣有善不善韓愈說生而便知其惡者皆是合下稟得這惡氣有氣便有性有性便有氣（節）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絶荀楊之口厚之問氣禀如何曰禀得木氣多則少剛强禀得金氣多則少慈祥推之皆然可學

問二之則不是曰不可分作兩段說性自是性氣自是氣如何不可分作兩段說他所以說不備不明須是兩邊都說理方明備故云二之則不是二之者正指上兩句也𡢃録云論性不論氣論氣不論性便是二之

或問明道說生之謂性云性即氣氣即性便是不可分兩段說曰那箇又是說性便在氣禀上禀得此氣理便搭附在上面故云性即氣氣即性若只管說氣便是性性便是氣更没分曉矣僩

或問二之則不是曰若只論性而不論氣則收拾不盡孟子是也若只論氣而不論性則不知得那原頭荀楊以下是也韓愈也說得好只是少箇氣字若只說一箇氣而不說性只說性而不說氣則不是又曰須是去分別得他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始得其初那理未甞不同才落到氣上便只是那麄處相同如飢食渴飲趨利避害人能之禽獸亦能之若不識箇義理便與他一般也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民之秉彝這便是異處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須是存得這異處方能自别於禽獸不可道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與自家都一般義剛

性氣二字兼言方備孟子言性不及氣韓子言氣不及性然韓不知爲氣亦以爲性然也

横渠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如稟得氣清明者這道理只在裏面稟得氣昏濁者這道理亦只在裏面只被這昏濁遮蔽了譬之水清底裏面纖微皆可見渾底裏面便見不得孟子說性善是見得大本處未說到氣質之性細碎處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孟子只論性不知論氣便不全備若三子雖論性都不論得性都只論得氣性之本領處又不透徹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揚子只見得半善半惡人底性便說做善惡混韓子見得天下有許多般人故立為三品說得較近其言曰仁義禮智信性也喜怒哀樂愛惡欲情也似又知得性善荀揚皆不及只是過接處少一箇氣字薄

問横渠言氣質之性去偽終未曉曰性是天賦與人只一同氣質所稟却有厚薄人只是一般人厚於仁而薄於義有餘於禮而不足於智便自氣質上來

富歲子弟多賴章

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孟子此章自富歲子弟多賴之下逐旋譬喻至此其意謂人性本善其不善者陷溺之爾同然之然如然否之然不是虛字當從上文看蓋自口之同嗜耳之同聽而言謂人心豈無同以為然者只是理義而已故理義悅心猶芻豢之悅口當

問理義之悅我心理義是何物心是何物曰此說理義之

在事者節

理義之悦我心章云人之一身如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莫不皆同於心豈無所同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且如人之為事自家處之當於義人莫不以為然無有不道好者如子之於父臣之於君其分至尊無加於此人皆知君父之當事我能盡忠盡孝天下莫不以為當然此心之所同也今人割股救親其事雖不中節其心發之甚善人皆以為美又如臨難赴死其心本於愛君人莫不悦之而皆以為不易且如今處一件事苟當於理則此心必安人亦以為當然如此則其心悦乎不悦乎悦於心必矣先生曰諸友而今聽某這説話可子細去思量看認得某這話可以推得孟子意思子蒙

黄先之問心之所以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先生問諸公且道是如何所應皆不切先生曰若恁地看亦学其決定道都不曾將身去體看孟子這一段前面説許多只是引喩理義是人所同有那許多既都相似這箇如何會不相似理只是事物當然底道理義是事之合宜處程先生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這心下看甚麼道理都有之如此做人人都道是好才不恁地做人人都道不好如割股以救毋固不是王道之中然人人都道是好人人皆知愛其親這豈不是理義之心人皆有之諸公適來都説不切當都是

未曾體之於身只略說得通便道是了賀孫

器之問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顏子欲罷不能便是此意否曰顏子固是如此然孟子所說正是為衆人說當就人心同處看我恁地他人也恁地只就麤淺處看自分曉卻有受用若必討箇顏子來證如此只是顏子會恁地多少年來更無人會恁地看得細了卻無受用寓

器之問理義人心之同然以顏子之樂見悅意曰不要高看只就眼前看便都是義理都是衆人公共物事且如其歸家來見說某人做[illegible]便歡喜某人做得不好便意思不樂見說人做它做得如何見說好底自是快活見說不好底自是使人意思不好豈獨自家心下如此別人都是如此這只緣人心都有這箇義理都好善都惡不善賀孫

或問口耳目皆心官也不知天所賦之氣質不昏明清濁其口耳目而獨昏明清濁其心何也然夷惠伊尹非拘於氣稟者處物之義乃不若夫子之時豈獨是非之心不若聖人乎曰口耳目等亦有昏明清濁之異如易牙師曠之徒是其最清者也心亦由是而已夷惠之徒正是未免於氣質之拘者所以孟子以為不同而不願學也

牛山之木章

孟子激發人說放心良心諸處說得人都汗流

問牛山之木一章曰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旦之氣自是氣是兩件物事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之生人之良心雖是有梏亡而彼未嘗不生梏如被他禁械在那裏更不容他轉動亡如將自家物失去了又曰日夜之所息却是心夜氣清不與物接平旦之時即此良心發處惟其所發者少而旦晝之所梏亡者展轉反覆是以夜氣不足以存矣如睡一覺起來依前無狀又曰良心當初本有十分被他展轉梏亡則他長一分自家止有九分明日他又進一分自家又退止有八分他日會進自家日會退此章極精微非孟子做不得許多文章别人縱有此意亦形容不得老蘇們只就孟子學作文不理會他道理然其文亦實是好 賀孫

或問日夜之所息舊兼止息之義今只作生息之義如何曰近看得只是此義問凡物日夜固有生長若良心既放而無操存之功則安得自能生長曰放之未遠者亦能生長但夜間長得三四分日間所為又放了七八分却摺轉來都消磨了這些子意思所以至於梏亡也

吳仁父問平旦之氣曰氣清則能存固有之良心如旦晝之所為有以汨亂其氣則良心為之不存矣然暮夜止息稍不紛擾則良心又復生長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便渾了那水至夜稍歇便有清水出所謂夜氣不足以

存者便是攪動得太甚則雖有止息時此水亦不能清
矣 銖○節録別出
仁父問平旦之氣曰心之存不存係乎氣之清不清氣清
則良心方存立得良心既存立得則事物之來方不惑
如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弗能奪也又曰大者既立則
外物不能奪文問平旦之氣何故如此曰歇得這些時
後氣便清良心便長及旦晝則氣便濁良心便著不得
如日月何嘗不在天上却被些雲遮了便不明吳知先
問夜氣如何存曰孟子不曾教人存夜氣只是說歇得
些時氣便清又曰他前面說許多這裏只是教人操存
其心又曰若存得此心則氣常時清不特平旦時清若
不存得此心雖歇得此時氣亦不清良心亦不長又曰
睡夢裏亦七擄八攘如井水不打他便清只管去打便
濁了 節
平旦之氣只是夜間息得許多時節不與事物接才醒來
便有得這些自然清明之氣此心自恁地虛靜少間才
與物接依舊又汩沒了只管汩沒多雖夜間休息是氣
亦不復存所以有終身昏沉展轉流蕩危而不復者 賀孫
器之問平旦之氣其初生甚微如何道理能養得長曰亦
只逐日漸漸積累工夫都在旦晝之所為今日長得一
分夜氣便養得一分明日又長得一分明夜又養得兩
分便是兩日事日日積累歲月既久自是不可禦今若

壞了一分夜氣漸薄明日又壞便壞成兩分漸漸消只
管無故曰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夜氣不
足以存到消得多夜氣益薄雖息一夜也存不得又以
愛惜錢物為喻逐日省節積累自多賀孫。寓録別出
器之問孟子平旦之氣甚微小如何會養得完全曰不能
存得夜氣皆是旦晝所為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者
幾希今只要得去這好惡上理會日用間於這上見得
分曉有得力處夜氣方與你存夜氣上却未有工夫只
是去旦晝理會這兩字是箇大關鍵這裏有工夫日間
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一分到第二日更進得一
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二分第三日更進得一分道理夜
氣便添得三分日間只管進夜間只管添添來添去這
氣便盛恰似使錢相似日間使百錢使去九十錢留得
這十錢這裏第二日百錢中使去九十錢又積得二十
錢第三日如此又積得三十錢積來積去被自家積得
多了人家便從容日間悠悠地過無工夫不長進夜間
便減了一分氣第一日無工夫夜間又減了二分氣第
三日如此又減了三分氣如此梏亡轉深夜氣轉虧損
了夜氣既虧愈無根脚日間愈見作壞這處便是梏之
反覆其違禽獸不遠矣亦似使錢一日使一百却侵了
一百十錢所有底便自減了只有九十第二日侵了百
二十所留底又減了只有八十使來使去轉多這裏底

日日都消磨盡了因舉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大意也與孟子意相似但他是就養精神處說其意自別平旦之氣便是旦晝做工夫底樣子日用間只要此心在這裏　寓

器遠問平旦之氣緣氣弱易為事物所勝如何曰這也別無道理只是漸漸磨將去自有力這處只是志不果復說第一義云如這箇只有箇進步捱將去底道理這只是有這一義若於此不見得便又說今日做不得且待來日這事做不得且備員做些子這都是第二第三義　賀孫

問平旦之氣少頃便為事物所奪氣稟之弱如何可以得存曰這箇不容說只是自去照顧久後自慣便自然別　卓

敬子問旦晝不梏亡則養得夜氣清明曰不是靠氣為主蓋要此氣去養那仁義之心如水之養魚水多則魚鮮水涸則魚病養得這氣則仁義之心亦好氣少則仁義之心亦微矣　僩

問夜氣一章又說心又說氣如何曰本是多說心若氣清則心得所養自然存得清氣濁則心失所養便自濁了　賀孫

或問夜氣旦氣如何曰孟子此段首尾止為良心設爾人

多将夜氣便做良心說了非也夜氣不足以存蓋言夜氣至清足以存得此良心爾平旦之氣亦清亦足以存吾良心故其好惡之公猶與人相近但此心存得不多時也至旦晝之所為則梏亡之矣所謂梏者人多謂梏亡其夜氣亦非也謂旦晝之為能梏亡其良心也　謨

夜氣不足以存是存箇甚人多說只是夜氣非也這正是說那本然底良心且如氣不成夜間方會清日間都不會清今人日用間良心亦何嘗不發見為他又梏亡了若存得這箇心則氣自清氣清則養得這箇心常存到夜氣不足以存則此心陷溺之甚雖是夜氣清時亦不足以存之矣此章前面譬諭甚切到得後面歸宿處極有力今之學者最當於此用功

問夜氣一節曰今人只說夜氣不知道這是因說良心來得這夜氣來涵養自家良心又便被他旦晝所為梏亡之旦晝所為交衮得没理會到那夜氣涵養得好時清明如一箇寶珠相似在清水裏轉明徹若頓在濁水中尋不見了又曰旦晝所為壞了清明之氣夜氣微了旦晝之氣越盛一箇會盛一箇會微消磨得盡了便與禽獸不遠植

景紹問夜氣平旦之氣曰這一段其所主却在心某嘗謂只有伊川說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諸家解注惟此說為當仁義之心人所固有但放而不知求則天

之所以與我者始有所汨沒矣是雖如此然其日夜之所休息至於平旦其氣清明不為利慾所昏則本心好惡猶有與人相近處至其旦晝之所為又有以梏亡之梏之反覆則雖有這些夜氣亦不足以存養其良心反覆只是循環夜氣不足以存則雖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不遠故下文復云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良心之消長只在得其養與失其養爾牛山之木嘗美矣是喻人仁義之心郊於大國斧斤伐之猶人之放其良心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便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處旦晝之梏亡則又所謂牛羊又從而牧之雖芽蘖之萌亦且戕賊無餘矣

道夫問此莫是心為氣所動否曰然章未所問疑有未盡○道夫

問夜氣曰夜氣靜人心每日梏於事物斲喪戕賊所餘無幾雖夜氣靜庶可以少存耳至夜氣之靜而猶不足以存則去禽獸不遠言人理都喪也前輩皆無明說某因將孟子反覆熟讀每一段三五十過至此方看得出後看程子却說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與臆見合以此知觀書不可苟須熟讀深思道理自見大雅

問夜氣一章曰氣只是這箇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間生底為物欲梏之隨手又耗散了夜間生底則聚得在那裏不曾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且如日間目視耳聽口裏說話手足運動若不曾操存得無非是耗散

底時節夜間則停留得在那裏如水之流夜間則閘得許多水住在這裏這一池水便滿次日又放乾了到夜裏又聚得些小若從平旦起時便接續操存而不放則此氣常生而不已若日間不存得此心夜間雖聚得些小又不足以勝其旦晝之梏亡少間這氣都乾耗了便不足以存其仁義之心如箇船閣在乾燥處轉動不得了心如箇寶珠氣如水若水清則寶珠在那裏也瑩徹光明若水濁則和那寶珠也昏濁了又曰夜氣不足以存非如公說心不存與氣不存是此氣不足以存其仁義之心伊川云夜氣所存良知良能也這存字是箇保養護衛底意又曰此段專是主仁義之心說所以此豈山之性也哉下便接云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一

又曰此章不消論其他緊要處只在操則存上僩

問兩日作工夫如何某答略如舊所對曰夜氣章如何答以萌蘖生上便見得無止息本初之理若完全底人此氣無時不清明却有一等日間營營梏亡了至夜中静時猶可收拾若於此更不清明則是眞禽獸也曰今用何時氣曰總是一氣若就孟子所說用平旦氣因夜氣不足以存先儒解多未是不足以存此心耳非謂存夜氣也此心虚明廣大却被他梏亡日間梏亡既甚則夜一霎時静亦不存可見其都壞了可學

蓋卿問夜氣一章曰夜氣是母所息者是子蓋所息者本

自微了旦晝只管梏亡今日梏一分明日梏一分所謂梏之反覆而所息者泯夜氣亦不足以存若能存便是息得仁義之良心又曰夜氣只是不與物接時 植

問夜氣之說曰只是借夜氣來滋養箇仁義之心 夔

夜氣存則清過這邊來 閎祖

子上問夜氣曰此段緊要在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璘

牛山之木譬人之良心句句相對極分明天地生生之理本自不息惟旦晝之所爲有所梏亡然雖有所梏亡而夜氣之所息平旦之氣自然有所生長自此漸能存養則良心漸復惟其於梏亡之餘雖略略生長得些子至日用間依舊汩於物欲又依然壞了則是梏之反覆雖夜間休息其氣只恁地昏亦不足以存此良心故下面又說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見得雖梏亡之餘有以養之則仁義之心即存緣是此心本不是外面取來乃是與生俱生下又說存養之要舉孔子之言操則存舍則亡見此良心其存亡只在眇忽之間才操便在這裏才舍便失去若能知得常操之而勿放則良心常存夜之所息益有所養夜之所養愈深則旦晝之所爲無非良心之發見矣又云氣與理本相依旦晝之所爲不害其理則夜氣之所養益厚夜之所息既有助於理則旦晝之所爲益無不當矣日間梏亡者寡

則夜氣自然清明虛靜至平旦亦然至旦晝應事接物時亦莫不然 賀孫

人心於應事時只如那無事時方好又舉孟子夜氣一章云氣清則心清其日夜之所息是指善心滋長處言之人之善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滋長又得夜氣澄靜以存養之故平旦氣清時其好惡亦得其同然之理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此言人纔有此善心便有不善底心來勝了不容他那善底滋長耳又曰今且看那平旦之氣自別廣云如童蒙誦書到氣昏時雖讀數百遍愈念不得及到明早又却自念得此亦可見平旦之氣之清也曰此亦只就氣上說故孟子末後収歸心上去曰操則存舍則亡蓋人心能操則常存豈特夜半平旦又云惻隱羞惡是已發處人須是於未發時有工夫始得 廣

問良心與氣合下雖是相資而生到得後來或消或長畢竟以心為主曰主漸盛則客漸衰主漸衰則客漸盛客盛然後勝這主故曰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 賀孫云若是客勝得主畢竟主先有病 賀孫

再三說夜氣一章曰氣清則心清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蓋是靜時有這好處發見緣人有不好處多所以纔有好處便被那不好處勝了不容他好處滋長然孟子此說只為常人言之其實此理日間亦有發見時不止

夜與平旦所以孟子收拾在操則存舍則亡上蓋為此
心操之則存也　人傑
劉用之問夜氣之說曰他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
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戕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
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要人於旦晝時不為事物所
汨　僩
問夜氣一章曰這病根只在放其良心上蓋心既放則氣
必昏氣既昏則心愈亡兩箇互相牽動所謂梏之反覆
如下文操則存舍則亡却是用功緊切處是箇生死路
頭又云梏之反覆都不干別事皆是人之所為有以致
之　燾

孟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是狀人之
心是箇難把捉底物事而人之不可不操出入便是上
面操存舍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是亡失了此大約泛
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
本體也　端蒙
操則存舍則亡只是人能持此心則心在若舍之便如去
失了求放心不是別有一物在外旋去收拾回來只是
此心頻要省察才覺不在便收之爾　按先生他語只操便存只求便是不
放如復卦所謂出入無疾出只是指外而言入只是指
內而言皆不出乎一卦孟子謂出入無時心豈有出入
只要人操而存之耳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收

已放之心釋氏謂一大藏教只是一箇注脚所謂聖賢
千言萬語亦只是一箇注脚而已 謨
問操則存曰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看不爾則是釋氏
入定坐禪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
是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這
裏驀忽有事至于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仲
思問於未應接之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只是戒謹恐
懼而已又問若戒謹恐懼便是把持曰也須是持但不
是硬捉在這裏只要提敎他醒便是操不是塊然自守
砥
人心操則存舍則亡須是常存得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

有一息間斷於未發之前須是得這虛明之本体分曉
及至應事接物時只以此處之自然有箇界限節制揍
着那天然恰好處 廣
操則存舍則亡非無也逐於物而忘返耳
子上問操則存舍則亡曰若不先明得性善有興起必為
之志恐其所謂操存之時乃舍亡之時也 僩
操則存須於難易間驗之若見易為力則真能操也難則
是別似一物操之未真也 伯羽
某嘗謂這心若未正時雖欲強敎他正也卒乍未能得他
正若既正後雖欲邪也卒乍邪未得雖曰操則存舍則
亡也不得恁地快自是他勢恁地 僩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人更不知去操舍上
做工夫只去出入上做工夫
孟子言操舍存亡都不言所以操存求放之法只操之求
之便是知言問以放心求心如何問得來好他答不得
只舉齊王見牛事殊不知只覺道我這心放了底便是
心何待見牛時方求得 伯羽
蓋卿以為操則存便是心未嘗放舍則亡便是此心已放
曰是如此 蓋卿
求放操存皆兼動靜而言非塊然默守之謂 道夫
操存舍亡只在瞬息之間不可不常常着精采也 又曰孟
子求放心語已是寬若居處恭執事敬二語更無餘欠
賀孫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為仁由
已而由人乎哉這箇只在我非他人所能與也非禮勿
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在我而已今一箇無狀底人忽然
有覺曰我做得無狀了便是此心存處孟子言求其放
心亦說得慢了 人傑
問注云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既云操則常存則疑若有
一定之所矣曰此四句但言本心神明不測不存即亡
不出即入本無定所如今處處常要操存安得有定所
其常說操則存克己復禮敬以直內等語不須講量不
須論辨只去操存克復便了只今眼下便是用功處何

待擬議思量與辨論是非講究道理不同若此等處只
下着頭做便是不待問人 僩
因操舍而有存亡出入 僩
入不是已放之心入來 升卿
觸物而放去是出在此安坐不知下覺被他放去也是出
故學先求放心 升卿
道夫言嘗與子昂論心無出入子昂謂心大無外固無出
入道夫因思心之所以存亡者以放下與操之之故非
真有出入也曰言有出入也是一箇意思言無出入也
是一箇意思但今以夫子之言求之他分明道出入無
時且看自家今汩汩沒沒在這裏非出入而何惟其神
明不測所以有出入惟其能出入所以神明不測 道夫
或問出入無時非眞有出入只是以操舍言曰出入便是
存亡操便存舍便亡又曰有人言無出入說得是好某
看來只是他偶然天姿粹美不曾大段流動走作所以
自不見得有出入要之心是有出入此亦只可以施於
他一身不可為衆人衆人是有出入聖賢立教通為
衆人言不為一人言 賀孫
操則存舍則亡程子以為操之之道惟在敬以直內而已
如今做工夫却只是這一事最緊要這主一無適底道
理却是一箇大底其他道理揔包在裏面其他道理已
具所謂窮理亦止是自此推之不是從外面去尋討一

似有箇大底物事包得百來箇小底物事既存得這大底其他小底只是逐一爲他點過看他如何樣樣如何安頓如今做工夫只是這箇最緊要若是閑時不能操而存之這箇道理自是間斷及臨事方要窮理從那裏捉起惟是平時常操得存自然熟了將這箇去窮理自是分明事已此心依前自在又云雖是識得箇大底都包得然中間小底又須着逐一點掇過賀孫集義

夜氣之說常在日間舊看此不分明後來看伊川語有云夜氣不足以存良知良能也云云識得破可學云此一段首末自是論心曰然可學

人心緣境出入無時如看一物心便在外看了即便在此隨物者是浮念此是本心浮念斷便在此其實不是出入但欲人知出入之故耳無出入是一種人有出入是一種人所以云淳夫女知心而不知孟子此女當是完實不勞攘故云無出入而不知人有出入者多獨無病者不知人之疾痛也方

伯豐問淳夫女子雖不識孟子却識心如何曰試且看程子當初如何說及再問方曰人心自是有出入然亦有資稟好底自然純粹想此女子自覺得他箇心常湛然無出入故如此說只是他一箇如此然孟子之說却大乃是爲天下人說盖心是箇走作底物伊川之意只謂女子識心却不是孟子所引夫子之言耳僩

范淳夫之女謂心豈有出入伊川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
能識心此一段說話正要人看孟子舉孔子之言曰出
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別有說伊川言淳夫女却能識心
心却易識只是不識孟子之意 爲去

魚我所欲章

問舍生取義曰此不論物之輕重只論義之所安耳 時舉
義在於生則舍死而取生義在於死則舍生而取死 士毅
謂義重於生則舍生而取義生重於義則當舍義而取
生既曰義在於生又豈可言舍義取生乎 蜚卿問生人
心義道心乎曰欲生惡死人心也惟義所在道心也權
却又是義 明道云義無對 或曰義與利對 道夫問
若曰義者利之和則義依舊無對曰正是恁地 道夫
士毅謂義重於生則舍生取義生重於義則舍義取生此
說不然義無可舍之理當死而死義在於死不當死而
死義在於不死無往而非義也 閎祖
因論夜氣存養之說曰某嘗見一種人汲汲營利求官職
不知是勾當甚事後來思量孟子說所欲有甚於生者
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
能勿喪耳他元來亦有此心只是他自失了今却別是
一種心所以不見義理文蔚云他雖是如此想羞惡之
心亦須萌動亦自見得不是但不能勝利欲之心耳曰
只是如此濟甚事今夜愧耻明日便不做方是君愧耻

後又却依舊自做何濟於事歟文

或曰萬鍾於我何加焉他日或爲利害所昏當反思其初則不爲所動矣曰此是克之之方然所以克之者須是有本須後臨時方知克去得不然臨時比並又却只是擇利處去耳燾

仁人心也章

仁人心也是就心上言義人路也是就事上言伯羽

問仁人心義人路路是設譬喻仁却是直指人心否曰路字非譬喻恐人難曉故謂此爲人之路在所必行爾謨

或問仁人心義人路曰此猶人之行路爾心即人之有知識者路即賢愚之所共由者孟子恐人不識仁義故以此喻之然極論要歸只是心爾若於此心常得其正則仁在其中故自捨正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以下一向說從心上去猷

敬之問仁人心也曰仁是無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仁也所謂放其心而不知求蓋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更理會甚仁今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亂便皆是放了時舉

問楊氏謂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竊謂以心之德爲仁則可指人心即是仁恐未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此指而示之近緣人不識仁義故語之以仁只在人心

非以人心訓仁義只人之所行者是也 必大
孟子說仁人心也此語最親切心自是仁底物事若能保養存得此心不患他不仁孔門學者問仁不一聖人答之亦不一亦各因其人而不同然大槩不過要人保養得這物事所以學者得一句去便能就這一句上用工今人只說仁是如何求仁是如何待他尋得那道理出來却不知此心已自失了程子穀種之喻甚善若有這種種在這裏何患生理不存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某以為雞犬放則有未必可求者惟是心纔求則便在未有求而不可者 道夫

孟子蓋謂雞犬不見尚知求之至於心則不知求雞犬之出或遭傷害或有去失且有求而不得之時至於此心無有求而不得者便求便在更不用去尋討那失底自是失了這後底又在節節求節節在只恐段段恁地失去便不得今日這段失去了明日那段又失一向失却便不是 子蒙
或問求放心曰此心非如雞犬出外又着去捉他但存之只在此不用去捉他放心不獨是走作喚做放才昏睡去也是放只有些些昏惰便是放 恪 格錄
或問求放心愈求則愈昏亂如何曰即求者便是賢心也知求則心在矣今以已在之心復求心即是有兩心矣

雖曰譬之雞犬雞犬却須尋求乃得此心不待宛轉尋
求即覺其失覺處即心何更求為自此更求自然愈失
此用力甚不多但只要常知提醒爾醒則自然光明不
假把捉今言操之則存又豈在用把捉亦只是說欲常
常醒覺莫令放失便是此事用力極不多只是些子力
爾然功成後却應事接物觀書察理事事賴他如推車
子初推却用些力車既行後自家却賴他以行 大雅

放心只是知得便不放如雞犬之放或有隔一宿求不得
底或有被人殺終身求不得底如心則才知是放則此
心便在這裏五峯有一段說得甚長然說得不是他說
齊王見牛為求放心如終身不見此牛不成此心便常
不見只消說知其為放而求之則不放矣而求之三字
亦剩了 從周

或問求放心曰知得心放此心便在這裏更何用求適見
道人題壁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說得極好知言中或
問求放心答語舉齊王見牛事某謂不必如此說不成
不見牛時此心便求不得若使其答之只曰知其放而
求之斯不放矣而求之三字亦自剩了 學蒙

李成問為學當求放心曰若知放心而求之則心不放矣
知之則心已在此但不要又放了可也然思之尚多了
而求之三字蓋卿從旁而言曰蓋卿嘗以為操則存便
是心未嘗放舍則亡便是此心已放曰是如此 蓋卿

人心纔覺時便在孟子說求放心求字早是遲了 夔孫

求放心只覺道我這心如何放了只此念纔起此言未出口時便在這裏不用擬議别去求之但常省之而勿失耳 伯羽

求放心也不是在外面求得箇放心來只是求時便在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了 義剛

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操則存非以一心操一心只操底便是已存之心心雖放千百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 伯羽

李成問放心曰如求其放心主一之謂敬之類不待商量便合做起若放遲霎時則失之如辨明是非經書有疑之類則當商量 蓋卿

孟子言求放心你今只理會這物事常常在時私欲自無着處且須持敬 祖道

收放心只是收物欲之心如理義之心即良心切不須收須就這上看教熟見得天理人欲分明 從周

叔重問所謂求放心者不是但低眉合眼死守此心而已要須常使此心頓放在義理上曰也須是有專靜之功始得時舉因云自來見得此理真無内外外面有跬步不合道理便覺此心慊然前日侍坐深有得於先生醒之一字曰若長醒在這裏更須看惻隱羞惡是非恭敬之心所發處始得當一念慮之發不知是屬惻隱耶羞

惡是非恭敬耶須是見得分明方有受用處時舉
心兼攝性情則極好然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難制而易放
則又大不好所謂求其放心又只是以心求其心心求心說
易入謂氏有狀之說要識得○端蒙
求放心初用求後來不用求所以病翁說既復其初無復
之者文蔚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不是學問之道只有求放
心一事乃是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如聖賢一言一
語都是道理賀孫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諸公為學且須於此着切
用工夫且學問固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為無他蓋身
如一屋子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灑掃門戶整
頓事務若是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爾實何用焉且
如中庸言學問思辨四者甚切然而放心不收則以何
者而學問思辨哉此事甚要諸公每日若有文字思量未
透即可存着此事若無文字思量即收斂此心不容一
物乃是用功也壯祖
學問之道孟子斷然說在求放心學者須先收拾這放心
不然此心放了博學也是閑審問也是閑如何而明辨
如何而篤行銖
學須先以求放心為本致知是他去致格物是他去格正
心是他去正無忿懥等事誠意是他自省悟勿夾帶虛

為修身是他為之主不使好惡有偏作羽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舊看此只云但求其放心
心正則自定近看儘有道理須是看此心果如何須是
心中明盡萬理方可不然只欲空守此心如何用得如
平常一件事合放重今乃放輕此心不樂放重則心樂
此可見此處乃與大學致知格物正心誠意相表裏可
學謂若不於窮理上作工夫遽謂心正乃是告子不動
心如何守得曰然又問舊看放心一段第一次看謂不
過求放心而已第二次看謂放心既求儘當窮理今聞
此說乃知前日第二說已是隔作兩段須是窮理而後
求得放心不是求放心而後窮理曰然可學

問孟子只說學問之道在求放心而已不曾欲他為曰上
面煞有事在注下說得分明公但去看又曰說得太緊
切則便有病孟子此說太緊切便有病節
上有學問二字在不只是求放心便休節
孟子曰求其放心而已矣當於未放之前看如何已放之
後看如何復得了又看是如何作三節看後自然習熟
此心不至於放季札
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可煞是說得切
子細看來却反是說得寬了孔子只云居處恭執事敬
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若能如此則此
心自無去處自不容不存此孟子所以不及孔子

問先生向作仁說大率以心具愛之理故謂之仁今集注
仁人心也只以為酬酢萬變之主如何曰不要如此看
且理會箇仁人心也須見得是箇酬酢萬變之主若只
管以彼較此失了本意看書且逐段看如喫物相似只
咀嚼看如何向為人不理會得仁故做出此等文字今
却反為學者爭論實云先生之文似藥方服食却在學
者曰治病不治病却在藥方服食見効不見効却在人
實問心中湛然清明與天地相流通此是仁否曰湛然
清明時此固是仁義禮智統會處今人說仁多是把做
空洞底物看却不得當此之時仁義禮智之苗脉已在
裏許只是未發動及有箇合親愛底事來便發出惻隱

之心有箇可厭惡底事來便發出羞惡之心禮本是文
明之理其發便知有辭遜智本是明辨之理其發便知
有是非又曰仁是惻隱之母惻隱是仁之子又仁包義
禮智三者仁似長兄管攝得義禮智故曰仁者善之長
德明。集注
蜚卿問孟子說求放心從仁人心也說將來莫是收此心
便是仁存得此心可以存此仁否曰也只是存得此心
可以存此仁若只收此心更無動用生意又濟得甚麼
所以明道又云自能尋向上去這是已得此心方可做
去不是道只塊然守得這心便了問放心還當將放了
底心重新收來還只存此心便是不放曰看程先生所

說文義自是如此意却不然只存此心便是不放不是
將已縱出了底依舊收將轉來如七日來復終不是已
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舊底已自過去了這裏自然生
出來這一章意思最好須將來日用之間常常體認看
這箇初無形影忽然而存忽然而亡誠無為幾善惡通
書說此一段尤好誠無為只是常存得這箇實理在這
裏惟是常存得實理在這裏方始見得幾方始識得善
惡若此心放而不存一向反覆顛錯了如何別認得善
惡以此知這道理雖然說得有許多頭項看得熟了都
自相貫通聖賢當初也不是有意說許多頭項只因事
而言賀孫

明道說聖賢千萬言語云云只是大槩說如此若已放之
心這箇心已放去了如何會收得轉來只是莫令此心
逐物去則此心便在這裏不是如一件物事放去了又
收回來且如渾水自流過去了如何會收得轉後來自
是新底周先生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只是不
善之動消於外則善便實於內操則存舍則亡只是操
則此心便存孟子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
不知求可謂善喻然雞犬猶有放失求而不得者若心
則求着便在這裏只是知求則心便在此未有求而不
可得者池本作便是反復入身來○賀孫
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最為學第一

義也故程子云聖賢千言万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某近因病中兀坐存息遂覺有進步處大抵人心流濫四極何有定止一日十二時中有幾時在軀殼内與其四散閑走無所歸着何不收拾令在腔子中且今縱其營營思慮假饒求有所得譬如無家之商四方營求得錢雖多若無處安頓亦是徒費心力耳大雅

問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收放心曰所謂講學讀書固是然要知所以講學所以讀書所以致知所以力行以至習禮習樂事親從兄無非只是要收放心孟子之意亦是為學問者無他皆是求放心爾此政與思無邪一般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使人知善而勸知惡而戒亦只是一箇思無邪耳僩

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將已放之心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伊川云人心本善流而為惡乃放也初看亦自疑此兩處諸公道如何須看得此兩處自不相礙乃可二先生之言本不相礙只是一時語體用未甚完備大意以為此心無不善止緣放了苟纔自知其已放則放底便斷心便在此心之善如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端自然全得也伊川所謂人心本善便正與明道相合惟明道語未明白故或者錯看謂是收拾放心遂如釋氏守箇空寂不知其意謂收放心

只存得善端漸能充廣非如釋氏徒守空寂有體無用且如一向縱他去與事物相靡相刃則所謂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善端何緣存得 賀孫

明道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將已放底心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 池本下云看下二句必不至空守此心無所用也

伊川曰心本善流入於不善須理會伊川此語若不知心本善只管去把定這箇心教在裏只可靜坐或如釋氏有體無用應事接物不得流入不善 池本云四端備於吾心心存然後能廣而充之心放則顛冥莫覺流入不善云云 是失其本心如向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若此類是失其本心又如心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 池本下云心不在焉亦是放二說未嘗相礙 ○賀孫

問程子說聖人千言萬語云云此下學上達工夫也竊謂心若已放了恐未易收拾不審其義如何曰孟子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豈有出入只指外而言入只指內而言只是要人操而存之耳非是如物之散失而後收之也 燀

文字極難理會孟子要略內說放心處又未是前夜方思量得出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不是學問只有求放心一事程先生說得如此自家自看不出問賀孫曉得否曰如程子說吾作字甚敬只此便是學這也可以收放心非是要字好也曰然如灑掃應對博學審問謹思明

辨皆所以求放心 賀孫

福州陳烈少年讀書不上因見孟子求放心一段遂閉門默坐半月出來遂無書不讀亦是有力量人但失之怪耳因曰今人有養生之具一失之便知求之心却是與我同生者因甚失而不求或云不知其失耳曰今聖賢分明說向你教你求又不求何也孟子於此段再三提起說其諄諄之意豈苟然哉今初求須猛勇作力如煎藥初用猛火既沸之後方用慢火養之久之須自熟也 大雅

人之於身也章

孟子文義自分曉只是熟讀教他道理常在目前胸中流轉始得又云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此数句被恁地說得倒了也自難曉意謂使飲食之人真箇無所失則口腹之養本無害然人屑屑理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疑是以當知養其大體而口腹底他自會去討喫不到得餓了也 賀孫

公都子問鈞是人也章

耳目之官不能思故蔽於物耳目一物也外物一物也以外物而交乎耳目之物自是被他引去唯心之官則思故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惟在人思不思之間耳然此物乃天之與我者所謂大者也君子當於思處用工能不妄思是能先立其大者也立字下得有力夫然後耳目之官小者弗能奪也是安得不為大人哉 大雅

耳目亦物也不能思而交於外物只管引將去心之官固
是主於思然須是思方得若不思却倒把不是做是
底却做不是心雖主於思又須着思方得其所思若不
思則邪思雜慮便順他做去却害事 賀孫
問不思而蔽於物蔽是遮蔽否曰然又問如目之視色從
他去時便是爲他所蔽若能思則視其所當視不視其
所不當視則不爲他所蔽矣曰然若不思則耳目亦只
是一物故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 廣
問物交物曰上箇物字主外物言下箇物字主耳目言孟
子說得此一段好要子細看耳目謂之物者以其不能
思心能思所以謂之大體問官字如何曰官是主心主
思故曰先立乎其大者昔汪尚書見焦先生問爲學如
何焦先生只說一句先立乎其大者 祖道
心之官則思固是元有此思只恃其有此任他如何都不
得須是去思方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最要緊下云先
立乎其大者即此思也心元有思須是人自主張起來
賀孫
孟子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語最有力
且看他下一箇立字昔汪尚書問焦先生爲學之道焦
只說一句曰先立乎其大者以此觀之他之學亦自有
要卓然豎起自心 方子錄云立者卓然豎起此心 便是立所謂敬以直
內也故孟子又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

放心非是心放出去又討一箇心去求他如人睡着覺
來睡是他自睡覺是他自覺只是要常惺惺趙昌父云
學者只緣斷續處多曰只要學一箇不斷續 文蔚

先立乎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今忘前失後心不主宰被物
引將去致得膠擾所以窮他理不得 德明

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古本此皆作比趙岐注亦作比方天
之與我者則心為大耳目為小其義則一般但孟子文
恐不如此比字不似此字較好 廣

問集注所載范浚心銘不知范曾從誰學曰不曾從人但
他自見得到說得此件物事如此好向見呂伯恭甚忽
之問須取他銘則甚曰但見他說得好故取之曰似恁
說話人也多說得到曰正為少見有人能說得如此者
此意蓋有在也 廣

有天爵者章

問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曰從不必作聽從之從只修天
爵人爵自從後面來如祿在其中矣之意修其天爵自
有箇得爵祿底道理 要求者氣象大故相遠 去偽

黄先之問此章曰那般處也自分曉但要自去體認那箇
是內那箇是外自家是向那邊去那邊是是那邊是不
是須要實見得如此 賀孫

問古人尚修天爵以要人爵
今人皆廢天爵以要人爵曰便是如此 賀孫

欲貴者人之同心章

看欲貴人之同心說曰大槩亦是然如此說時又只似一篇文字却說不殺如孟子於此只云弗思耳三字便實知得功夫只在這裏 當

仁之勝不仁也章

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理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若甚難以事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慾甚難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却甚易蓋纔是蹉失一兩件事便被邪來勝將去若以正勝邪則須是做得十分工夫方勝得他然猶自恐怕勝他未盡在正如人身正氣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 僩

五穀種之美者章

一曰舉孟子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稊稗諭諸生曰和尚問話只是一言兩句稊稗之熟者也儒者明經若通徹了不用費辭亦一言兩句義理便明白否則却是五穀不熟不如稊稗 謨

苟為不熟不如稊稗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如今學者要緊也成得一箇坯模定了出治工夫却在人只是成得一箇坯模了到做出治工夫却最難正是天理人欲相勝之地自家這裏勝得一分他那箇便退一分自家這裏退一分他那箇便進一分如漢楚相持於成皐滎陽間只爭這些子 賀孫

告子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章

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荒凶則殺禮而多昏周禮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親迎之禮法許如此 僩

曹交問曰章

孟子道人皆可以為堯舜何曾便道是堯舜更不假修為且如銀坑有鑛謂鑛非銀不可然必謂之銀不可須用烹煉然後成銀 椿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這只是對那不孝不弟底說孝弟便是堯舜之道不孝不弟便是桀紂 僩

歸而求之有餘師須是做工夫若茫茫恁地只是如此過前夜說讀書正是要自理會如在這裏如此讀書若歸去也須如此讀書看孟子此一段發意如此大抵在疾行徐行上面要知工夫須是自理會不是別人干預得底事 賀孫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章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謂孔子於受女樂之後而遂行則言之似顯君相之過不言則己為苟去故因燔肉不至而行則吾之去國以其不致燔為得罪於君耳 人傑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章

毅然問孟子說齊魯皆封百里而先生向說齊魯始封七百里者何邪曰此等處皆難考如齊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魯跨許宋之境皆不可謂非五七百里之闊淳問王制與孟子同而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鄭氏以王制為夏商制 謂夏商中國方三千里周公斥而大之中國方七千里所以不同曰鄭氏只文字上說得好看然甚不曉事情且如百里之國周人欲增到五百里須併四箇百里國地方做得一國其所併四國又當別裂地以封之如此則天下諸侯東遷西移改立宗廟社稷皆為之騷動矣若如此趲去不數大國便無地可容了許多國何以處之恐不其然竊意其初只方百里後來吞并遂漸漸大如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只有千八百國自非吞併如何不見許多國武王時諸侯地已大武王亦不柰何只得就而封之當時封許多功臣之國緣當初滅國者五十得許多空地可封不然則周公太公亦自無安頓處若割取諸國之地則寧不謀反如漢晁錯之時乎然則孟子百里之說亦只是大綱如此說不是實考得見古制

淳

古者制国土地亦廣非如孟子百里之說如齊地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土地儘闊禹會塗山

執玉帛者萬國後來更相吞噬到周初只有千八百國
是不及五分之一矣想得併来儘大周封新国君只用
百里之地介在其間豈不為大國所吞亦緣誅紂伐奄
滅國者五十得許多土地方封許多人問周禮所載諸
公之國方五百里諸侯之國方四百里云云者是否曰
看來也是如此孟子之時去周初已六七百年旣無載
籍可攷見不得端的如五十而貢七十而助此說自是
難行問王制疏載周初封建只是百里後來滅國漸廣
方添至數百里曰此說非是諸國分地先來定了若後
來旋添便須移動了幾國徙去別處方得豈不勞擾 僩

舜發於畎畝章

動心忍性者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 銖

困心衡慮徵色發聲謂人之有過而能改者如此困心衡
慮者心覺其有過徵色發聲者其過形於外 人傑

明道曰自舜發於畎畝之中云云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只是要事事經歷過 賀孫

問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須從貧困艱苦中做來方堅
牢曰若不從這裏過也不識所以堅牢者正緣不會親
歷了不識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
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會行忽然一旦撞行將去
少間定墮坑落塹去也 僩

敎亦多術矣章

也者[illegible]子不屑就與不屑不潔之言屑字皆當作潔字解所謂不屑之教誨者當謂不以其人為潔而教誨之如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之類大抵解經不可便亂說當觀前後字義也人傑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